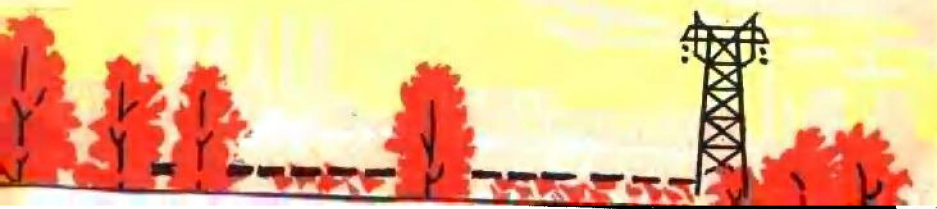


战鼓急

吉林短篇小说选续集



战 鼓 急
吉林短篇小说选续集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6年10月第1版 197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书号：10091·652 定价：0.57元



目 录

战鼓急·····	工人	刘永贵	沈宗昌	(1)
故事员·····	社员	杨 景		(22)
迸放的火花 ·····	解放军某部	胡世宗		(32)
战斗在最前线·····	解放军某部	梅新生	孙淑敏	(52)
换防·····		于本红		(76)
松涛澎湃·····		隋洪滋		(101)
奔腾向前·····	工人	孟令政		(117)
特殊合金钢·····	解放军某部	刘兆林		(133)
巴特尔小老蔡·····		王世美		(149)
步云岭下·····		朱春雨		(174)
一张提货单·····		贾慧卿		(187)
树苗青青·····		隋洪润		(200)
评论家·····	工农兵学员	于志春		(213)
战友·····		张笑天		(224)
嫂子的风格·····	知识青年	王文红		(254)
女队长·····	社员	卢国胜		(263)
地瓣·····	工农兵学员	王曦昌		(275)
金星草·····	知识青年	解厚春		(282)

战 鼓 急

工人 刘永贵 沈宗昌

一

长途跋涉，连续乘车，一路上风尘仆仆，刘征和他同去外调的战友，终于在各派革命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之前，赶回来了。

半个月的艰辛的外调工作，把刘征同志累瘦了：颧骨更突出了，脸色也更黑了。但他仍然精神抖擞，心情是十分愉快的。一路上，所经各地，热气腾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深深地感染着他。他心里一直热哄哄的，对胜利充满着无限的信心。

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是大联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分工抓专案工作。一个月前，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各派组织开过一次预备性联席会议，研究拟定干部“亮相”、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问题。当时争论较少的干部是厂党委副书记田民。但会议进行中间，党委书记兼厂长赵为禄的大姨子（厂供销科一般干部）跑来送上一个条子，说她上个月外出，在火车上碰到的一位广东的老同志，认识田民。她在同这位旅伴的交谈中，了解到，一九四二年，田民在一次战斗之后，离开了部队。她认为，这可能是一次投敌叛变行动。现在，特意反映上来，提请大联委注意。

当时，一听这个情况，造反大军千钧棒战斗队队长傅闯，喘气都粗了起来。

原来，他心里正憋着一股火哩！

那是一年半以前，一九六六年秋天，赵为禄曾主动支持他们战斗队一些人到某地去串连。在那里他们联合了本市几个兄弟厂去的造反派，搞了一个“革命造反联络站”。去年冬天，千钧棒战斗队在联络站搞宣传的老尹，交给傅闯一张十五元钱的“白条子”收据，说是在联络站期间买纸花的，正式收据已不慎丢失。老尹让傅闯找田民说明情况，签字报销。赵为禄殷勤的在条子背面签了字：“确有此事，请准予报销。”没料到，条子一到田民手里，就卡住了。傅闯当即火了：“这是我们造反大军搞革命宣传花的钱，你为什么不同意报？”田民倔呼呼地说：“找联络站的负责人签个字证明一下嘛。不然，这样的白条子，不符合财会制度，怎么能报呢？现在大联委让我抓生产指挥部的工作，我就要坚持原则！”傅闯气呼呼地说：“联络站的负责人是化工二厂的小马，到南方搞外调去了，你叫我们上哪去找？嚇！……”下面的话是：“好家伙，来不来就报复上了！”……

现在，联想起这件事，傅闯的火气就更大了。他霍地站起身，用拳头捶着赵为禄大姨子送上来的那份材料，说：“别看她是走资派的大姨子，可人家检举的问题，也不是凭空来的，咱们得认真对待。说不定田民真的当过软骨头！凡是这种人，就是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劲，就是对付革命群众来劲！我建议‘亮相’暂时不考虑他，把他挂起来！”

刘征和傅闯都是在五十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时期，被打成“反革命”的。傅闯脾气爆，点火就着。他年龄虽比刘征稍大，但在政治上，刘征却是他的老大哥。他跟谁

都可能拨楞脑袋，唯独听刘征的。刘征很喜爱他，也熟悉他的脾气秉性，但从不原谅他的缺点错误。他虽然现在不知道傅闯的底火是什么，但他认为对这种不经调查研究，就轻率武断表态的作风，应该提出批评。

“你这是发的那门子火啊！先动动脑子嘛！”刘征把膀大腰圆的傅闯按坐在板凳上，“我们要时刻不忘毛主席的教导，站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观察干部，对待干部，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做好这一工作。对于那些混进革命队伍窃取权位的顽固不化走资派，象刘少奇这一类叛徒、特务，要狠狠打击，把他们清除出我们的队伍！而对于那些几十年、十几年为党和人民做过贡献，犯了一些错误而能认真检查、肯于悔改的好干部，我们要做工作，使他们及早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据我们掌握，四二年，田民离队四个多月。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人档案里，有一份一九五三年的审干结论。过去，我们对他这段历史没有怀疑过，现在既然有人提出了异议，为了慎重起见，对党负责，对干部负责，还是有必要做些外调，查证核实。”

弄清田民这段历史，确实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信访了广东的那位老同志。他说，四二年夏天，一次战斗后，田民失踪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归队。恰好在这之后，他工作调动了。因此，对于田民在离队的这一段时间里是否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他还说不清楚（这与赵为禄大姨子所讲的情况，是有出入的）。这位广东的同志最后指出，当年那场仗是在浆沫山松风谷一带打的，那里的干部和群众，也许能解开这个疑团。……

浆沫山松风谷在什么地方呢？在一个交通极为不便的偏僻山区。据说下了汽车之后，要走百余里羊肠林莽山路。

事关重大。刘征与军代表商定，由他带一名同志，跑一趟遥远的浆沫山松风谷。军代表老王把他俩送到车站，临上车前，老王捧着两件风雨衣，说：“山区气温变化大，带着吧。有什么情况，及时跟家里联系！”

半个月后的今天，刘征和他的战友，回来了。

刘征，风尘仆仆而又神采奕奕，没回家，没吃饭，没喝水，回到厂里的第一步就走进了大联委会议室。同志们惊喜万分的迎接他。问这，问那，问他什么叫浆沫山，问他什么叫松风谷，问田民是否……

傅闯听着，一声不吭，最后火燎燎地说：“你们不让人家休息一下呀？刘征，回家睡觉去！”

刘征笑了。他用手抹拭一下棱角分明的前额，说：“老傅，请你把大联委的同志们都请来，我向大家汇报！”

他汇报了。

汇报了与当地群众座谈的情况。

汇报了与当年伤员田民的老房东烧炭翁的会见。

汇报了烧炭翁以及当地群众记忆中的田民同志——

田民同志是如何勇敢作战，身负数伤后昏迷不醒，被烧炭翁发现，抬到家中养伤；养伤期间又如何顽强斗敌；战伤初愈又如何积极做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协助当地武装游击队，偷袭鬼子兵；伤情稍好，即星夜赶路，返回了部队。……

这一切，刘征同志讲得那么细，讲得那么好。田民这段历史的面貌清晰了！

但，刘征同志始终没有讲——

浆沫山如何凶险，而他们如何铤险攀山；

松风谷如何寒冷，而他们如何夜闯谷川。……

十五天，十五天啊，他们睡了有数的几个半宿觉；十五天，十五天啊，他们吃了有数的几顿饱饭。大多数时间，是边赶路，边吃饭，几口干面包，几口山泉水。……

这一切，刘征同志没有讲，讲这些干什么呢？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难道这不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吗？还是把剩下的时间留给大家——请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同志们协商讨论一下，关于厂党委副书记田民同志“亮相”、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的问题吧。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在刘征同志的全面汇报基础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达成了协议。会议最后决定：由刘征全面负责安排田民的“亮相”工作。会后，刘征找来一些革命造反派的骨干，听取了田民的“亮相”检查。大家基本满意，并指出了个别问题还需进一步提高认识。并且决定，晚上九点钟，他与田民同志再做一次谈话。争取田民的“亮相”大会尽快召开，以加快全厂斗、批、改的步伐。

二

刘征揩起挎包动身回家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

他跨步走在中央大道上，厂房两边的大墙上，大字标语、生产指挥部公布的张张超产喜报，琳琅满目。迎面走来几个臂带红袖章的造反派战友，和他亲切地打着招呼。广播喇叭里，一遍遍播送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

刘征看着，听着，心里无比激动。眼前这一派革命、生

产的大好形势，使他异常兴奋，几天的困倦，似乎一下子都消失了。他的脸，象春天的朝霞，红彤彤的，嘴角显露出笑意。

突然，他发现厂门口收发室的山墙下，人围得水泄不通。

他走过去，在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里面，望见一个身材粗壮的人，正跳着个大圆铁桶，抡起蘸满浆糊的大扁刷子，往红砖墙上“啪啪”甩了两下子，一张大白纸就服服贴贴地糊上了。

刘征赶紧往前凑了凑，一看，是张《严正声明》。只见上面写道：

厂党委副书记田民，顽固坚持反动路线，对革命造反派耿耿于怀，时刻阴谋反攻倒算，记黑帐，立黑案，妄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再一次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我千钧棒战斗队严正声明，坚决反对田民混进三结合领导班子！打倒田民！彻底清算反动路线流毒！

千钧棒战斗队

×月×日

刘征看到这里，心头猛的一震：“这是真的吗？”

傅闯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他跟前了，把他拉到一边去，气呼呼地说：“这情况是刚才得到的，前些日子就有这个风声。田民要跟咱们秋后算帐呢！你说怎么办吧？”

刘征说：“别那么风风火火的，沉住气嘛！老傅，你们贴这个声明有什么根据？”

傅闯说：“差不多厂区群众都知道了，你还抠根据呢！赵为禄的邻居钳工班小机灵说的。”

“小机灵听谁说的？”

“听赵为禄的大姨子说的!”

“还听谁说了?”

“田民的邻居也说有这个事。说好象还有个黑名单，你还是头一名呢。……”

刘征说：“你跟‘千钧棒’的同志讲一下，没搞出确切证据之前，不要大轰大嗡。头脑要保持冷静嘛!”

“冷静，哼!”傅闯气冲冲地说：“反革命的帽子你还没戴够啊?你不理会，我们还受不了呢!我老傅不能眼看着我们革命同志受他们折磨!”说着一甩袖子走了。

刘征喊：“老傅，你上哪去?”

傅闯指着衣兜，说：“我这里还有一笔帐呢，今天都让他给算清楚，看看他对我们造反派是个啥态度?啥感情?”说完转头就走。刘征喊也没喊住。

不知什么时候，西天边刮来一块黑云彩，象墨涛在空中翻滚。空气顿时凉嗖嗖的，有一股潮湿的气味，雨要来了。

人们看看天，纷纷散去，一边走着，一边议论着。刘征走在人群后面，只听一个人说：“田民这个人哪，真是够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段他把人家刘征整啥样!现在人家不记个人私怨，全心全意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准备要亮他，他又来这一手。我看刘征这回不能轻饶他!”另一个人怀疑地说：“田民这一段在生产指挥部表现得不错呀!——这是怎么的了!”第三个人跟上去说：“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真使人想不到。……”

刘征心情很不平静。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又一个问号。他反复问着自己：“这是可能的吗?如果真是这样……”

他痛切地回想起：在那五十天资反路线的白色恐怖日子里，他被赵为禄、田民宣布为“反党分子”，被开除党籍，被

勒令写认罪书。“是谁反党？是谁该写认罪书？——是你们这些走资派！”刘征心中充满着无限愤慨。他有一百条理由、一千条理由认为，这些走资派应该向人民认罪，向党认罪。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这些人的命，就是要防止这些人拉历史的倒车，防止他们让旧社会的悲剧在今天或明天重演！不打倒他们，社会主义江山就要改变颜色，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要受二遍苦，遭二茬罪！他，没有忘记过去，永远也不会忘记……

刚解放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不懂事的，沿街乞讨的孤儿。在一个温暖的早晨，他还没有醒来，被两个解放军叔叔从垃圾箱里抱出来，送到党和人民政府为这些被万恶的旧社会夺走了父母的穷苦孩子开办的孤儿院里。他在那个挂着毛主席画像的温暖的大家庭里长大了，懂事了，念书了，并且参加了工作。在斗争实践中，他一天比一天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党和毛主席的温暖！那两个把他从垃圾箱里抱出来的解放军叔叔的高大形象，深深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他还记得，那时，每逢星期天，他们俩人之中，准有一个来看他，带他到街上去玩，尽他们的能力，给他买他喜欢的东西。一次，那是秋天，他们两人一同来了，都背着枪，把他搂在怀里，亲着他的头，说：“咱们再见吧，叔叔去打美国鬼子。你要好好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孩子，长大了好好为人民服务，好好干革命！”说着，一个叔叔拿出一条崭新的毛巾围在他的脖子上；另一个叔叔摘下一个印着红字的搪瓷缸，放在他手里。然后他们亲切地微笑着走了。这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当他即将从技校毕业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叔叔来了封信，寄给他一套毛主席著作。他这才知道给他搪瓷缸的那个叔叔早已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

名叫刘征。于是，在毕业分配那天，他捧着印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红字的搪瓷缸，含着热泪走到班主任面前说：“我本来是没有姓、也没有名字的，原先的，是叔叔给我起的，现在我要叫叔叔的名字，我要叫‘刘征’。给我改一下吧，老师！”

刘征，捧着叔叔赠给他的毛主席著作，带上那只印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围着那条洁白的毛巾，昂首阔步走上了工作岗位。他每天如饥似渴地学习那位叔叔寄给他的毛主席著作。他觉得，他一个人应该干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人的工作。他入了党，当上了先进生产者，他还觉得，他仍然做得不够。他更加努力地读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更加勤奋地工作。而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已非常自觉地用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中的话，来指导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工作，并且开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了。于是，他发现了，这个上万人的大厂，存在着许多令人费解和不安的问题。毛主席明明反复说过多少遍的指示，在这里往往被某些领导忘掉，或者执行起来走了样子。这是给哪个阶级办厂子呢？又是哪个阶级的人在办厂子呢？党和毛主席给我们置下的这副大业，这样搞下去，怎么得了！他心里翻腾着，反复琢磨着这些事。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说，要对毛主席说。……

于是，他说了！他说出了他觉得正是表达他千百倍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话！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日子里，他写给厂党委的第一张大字报：《你们是哪个阶级的人？在为哪个阶级办厂子？——质问厂党委》

于是，从那天起，他就被走资派打成了“反党分子”！

用满腔热血抒写的爱党誓词，为什么硬被做成反面文

章！？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并没有把他吓倒，反而更加激起他满腔的愤怒，战斗的豪情。当受压最重的那几天，与他同时被打成“反革命”的傅闯提出绝食的时候，刘征坚决制止了他，并且鼓励他：“要积极奋战！有毛主席领导，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斗争下去，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斗争，斗争，迎来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冲垮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层层围剿！凯歌冲破黎明前的浓云密雾，响彻了万里云天！……

现在，据说，有人又要把他打成“反革命”了！

岂有此理！是非不容颠倒，黑白不容混淆。谁是真正的敌人！摆在我们面前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就是刘少奇一类最凶恶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正是我们要坚决打倒的反革命啊！

赵为禄这个投敌变节的叛徒，这个疯狂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坏蛋，就在此列。

至于田民……

一想到田民，刘征心里立刻感到一阵滚热，情不自禁地摸了摸挎包里那件重重的礼品。

这是一块形如珠玉，通体布满针眼般的细孔的浆沫石。刘征在告别烧炭翁的几天前，走上浆沫山，特地采拾一块这种质地坚硬，在滔滔江流中永不沉没的浆沫石。他盘算着，在“亮相”大会上，将这件礼品赠给田民同志；希望他看到这块浆沫石，激起高昂的革命精神，发扬革命传统，为人民再立新功，在毛主席指引的继续革命的航道上，大步前进！

翻过九重山，越过九道岭，为了急速赶路，刘征扔掉了一切负重碍行的东西，但最后还是十分珍惜的保存了这块浆沫石。

他一定要把它带给田民，这里寓寄着多少深厚的革命感情，蕴藏着多少深沉的话语啊！……

可是，现在田民难道真的执意要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滑到底吗？

他真的要向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吗？

难道他真的不明白，现在哪些人希望他迅速站出来革命，哪些人希望他思想反复、沿着错误路线继续滑下去？

难道田民真的就是那种不知进退的人吗？……

三

雨点子开始劈哩叭啦掉下来。他加快了脚步。到了家门口，从屋里传出来小女儿知春的铜嗓门：“我不理采你！你是走资派！”

咦！小知春在跟谁吵架？

刘征猛地推开门，小知春一下子扑过来，亲热地搂住了爸爸的脖子，说：“爸爸，爸爸，你才回来，叫人家多想啊！……这个走资派给我吃冰棍儿，我不要！”

从立柜侧面传来一个尴尬的声音：“刘征同志，你回来了，累瘦了！”

刘征这才发现，赵为禄在屋里。这人六十多岁，前额很窄，从额发到眉毛，只有一指半宽，刀条子脸上布满褐色的雀斑。他从六五年开始泡病长休，但与众不同，病休期间，一直紧紧地控制着全厂的党政大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

在家里坐阵指挥，党委会就在他家开，重大决策就在他家定。当刘征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时，他立刻组织围攻。他在党委会上大叫：“反革命分子跳出来了！领导要站出来显示威力，枪打出头鸟！”当田民说：“刘征同志本质是好的，对他的意见也应当具体分析，即使有错误，也还是教育为主吧。”他当即嘲笑着批评田民：“老田没上马就先怯阵了！对反革命分子不能心慈手软，每个人都要在这场运动中经受考验！”最后，是他在只有几个人参加的党委会上，拍桌子打掌，硬是决定把刘征定为‘反党分子’宣布开除党籍的。田民没有顶住，表决时，他表示执行党委的决定，但他同时保留了对刘征本质看法的意见。后来，这个决定与群众见面时，因为赵为禄名为养病，还是由田民出头宣布的。这种微妙的插曲尽管在造反派收缴黑材料前，党委那份讨论记录已被赵为禄撕掉了，田民检查这段反动路线错误时又一身揽过，承担罪责，但很多同志还是心里有数的。两个干部的本质，不是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点来吗？对于赵为禄，刘征是清楚的，一九三六年此人在江西叛变投敌，最近又有人揭发是特嫌。全国解放后的十七年来，他狂热地贩卖刘少奇“专家治厂”、“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一整套黑货；文化大革命以来，又疯狂地推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全厂两派革命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之后，夺了这个走资派的权。但这个家伙仍然贼心不死，当我们筹备三结合之际，又蠢蠢欲动，妄图把水搅混……

半个月前，他大姨子添枝加叶地检举田民那件事，跟他不能没有关系。这个问题，还必须认真追究一下。

刘征看一眼化瘫在茶几上的冰棍，再看一眼神态狡诈的赵为禄，严肃地问道：“赵为禄，你干什么来了？”

“我？啊，大联委让我写的检查材料，写好了，你帮我看看，哪些不对头，请你指给我，帮我提高认识。”说着，把几页纸递给刘征。

刘征翻了几页一看，还是那几句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内容，特别是三六年那段历史，根本没有接触。……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也是又藏又掩，责任尽量推给田民。

刘征气愤地说：“这种欺骗性的‘检查’，你不必再写了。你不要认为，你不说，革命群众就不知道！靠侥幸和欺骗，是混不多久的。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赵为禄掏出手帕，擦了擦汗，说：“我一定认真考虑，一定……”说着他往窗外窥探一下，手伸进内衣兜里摸了一阵之后，掏出一张公笺纸来，递给刘征，压低着嗓音说：“我想汇报一件事。昨天晚上，我到田民那里去要几片止咳药，他拉我唠了几句咯，说了些很错误的话。他说你们是带着私心造反，带罪造反，他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承认你们是革命的。他仍然坚持认为党委以前对你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刘征心头一震，冷冷地看了一眼赵为禄，说：“他真是这样说的吗？你敢不敢把你现在说的话，写成书面材料？”

赵为禄说：“我先向你讲一讲，回去我就写。这次运动对我教育很大呀！我对老田也是这么说，可他……他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人倔得很，认准一条道从早跑到黑。他还顺手给我写了这几个名字，让我也考虑考虑，表个态，将来准备给上级打个报告——”

“将来？打报告？”刘征冷冷地一笑，严峻的目光落在了名单上。

赵为禄灰着脸，情不自禁地咬着牙根子说：“是啊，他

说，将来总有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好象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赶忙弯下身子，说：“我是一心想立功赎罪的，通过这场运动，咱们心贴心了……”

刘征感到一阵恶心，说：“你把你说的写下来，回去吧。”

赵为禄仍不肯离开，现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你们最好替我保密，不然，我跟老田的关系……”他突然看见刘征把他交出的名单收了起来，便怯怯地伸出手说：“这名单是你收着，还是……”

刘征说：“这是证据嘛，当然我们要收着。”

赵为禄一边说着：“那好，那好。”一边踉跄地走了出去。

刘征推开窗子，望着天边的闪电，听着滚滚沉雷，陷入了沉思。

声明、名单、傅闯的发火、赵为禄的揭发……这一切的背后，是些什么呢？

田民真在捣鬼吗？

然而，浆沫山的历史见证，执行反动路线错误的深刻检查，参加生产指挥部工作这一段的表现，以及……这都是可以肯定的。

他能不能“亮相”呢？

他能不能进入三结合呢？

……现在的时间是八点四十五分。要不要到田民那里去呢？按照预定的计划，如果按时赴约，当然谈的是明天“亮相”检查问题，进入三结合的问题，……

但是，在这么多新情况面前，预定的一系列谈话内容，不是都该化作乌有了吗？……

刘征知道，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怕时间将被耽搁，更重要的是，面临着眼前这严重的现实，每个革命造反派都该